

李翁醫記

迴瀾社醫
書之三



李翁醫記敘

李翁不知何許人要為乾嘉時淮揚一帶之高手也惜其名
字不傳無由識其生平大概焦理堂先生比之李東垣戴原
禮其醫學之卓絕一時可想見矣此醫記二卷即理堂記翁
之醫案上卷皆理堂家人之病下卷則得諸他人所述李翁
之治驗也古今人之醫案多矣若尋常之病即治之不誤何
足以著書傳後况誤治者滿紙皆是是醫案愈多而愈誤人
矣此篇所述之病多醫書所不經見若入庸手未有不誤翁
獨批卻導竅游刃有餘雖無成法可循者亦必運以精思使
藥與病無毫髮之不合是非爛熟內經本經而神明於仲景
之法者不能為也理堂於下筆敘述時每一病必窮源竟委

務使閱者能明其所以然如此醫案雖三五條已足開人無
限智慧況數十條之多耶讀者苟能舉一反三則一切籠統
浮泛之習自能滌盡而無遺矣己巳五月江寧汪紹達



李翁醫記上

江都焦循撰

乾隆己亥先人病臂痛不能舉時學師夏君善醫術
往乞其診以爲將成偏枯時余與史壽莊同筆硯壽
莊祖蓮溪徵君指求翁視之翁笑曰天下無此偏枯
證脉署方黑豆半升蠶砂二兩爲末服之盡卽已服
未盡而痛失近問之翁已不記矣是年爲識翁之始
庚戌冬十月葉余病歐血夜歐數升歐已而欬或曰
陰虛所爲服瓊玉膏欬益甚余極駭血已而欬者多
不治也訪翁翁曰病在濕舒其陽則愈欬果已當是

時猶未信翁之神也歲丁巳婦妊娠忽歐逆不已每
歐必厥日十數度七晝夜不進飲食進飲食則歐歐
時時有虬族人自謂能醫者日投以藥皆不應厥
益劇急迎翁翁診良久曰欬否婦頷曰有之每歐則
有微欬倡其先翁曰是宜從脉立秋布月肺金乘權
而右寸獨沈病得之失治表表鬱於裏肺失彊而肝
火擾寒熱相擊所以歐且厥也用桂枝十六分乾薑
五分黃連七分半夏甘草各等分手摘藥趨之服曰
服已必熟睡或疑其語之決也已而服藥果然蓋七
夜不能瞑至是呼吸聞於外舉家相慶二更許睡醒

突大呼目上視手振搖搖首面赤而厥族人以醫不
效自慚復妬翁之能見是狀大言歸咎於桂枝乾薑
迫令灌以梨汁齒齦不受家母曰仍宜問翁翁時猶
未睡聞是卽入診病者仰卧不知人喉中喘息翁曰
非厥也兩寸脉浮藥已有效左右或咻之翁耳語謂
余曰無畏適席間猪蹄湯甚濃吹去浮脂灌之以醒
爲度如其言且灌且醒復酣睡遂霍然翁曰歐七日
胃中液涸寒氣升而枯竭露也嗚乎向令翁不診必
殺於他藥且以薑桂詈矣則世之謗翁者果翁之咎
耶自是至明年戊午四月婦產女次日稱胸背急痛

少選歐厥如舊年市一日命在呼吸家母卽命迎翁
翁至值婦痛展轉於牀慘切不忍言少時歐逆手掣
搐而厥翁曰此時脉不可據然去年之厥責在歐今
日之厥責在痛吾觀其由痛而歐由歐而厥痛已則
歐與厥皆已矣不可遲速治藥乃書炙甘草二十分
勻藥十分阿膠十分曰此血虛而肝氣乘之急食甘
肝急自緩藥入口痛必平藥熟值痛起趨飲之如翁
言是秋余在省病腸澼阻風燕磯日數十利痛苦實
甚俟至揚迎翁診之余意用薑附或曰宜大黃也翁
曰此表證何澼爲暑滯血分耳一藥可愈用藿香半

夏之輩加當歸以入血五穀蟲以通大腸一服而日
夜之利盡除惟雞鳴後腹酸痛連利數次以告翁翁
以金銀花治之二服全已癸丑夏吾母病衄衄已出
黃涕醫令服蔗漿阿膠羚羊角服之困甚於是頭痛
右臂右足掣痛而倦翁曰病得之陰虛天令炎熱肝
陽上衝故衄黃涕者肝之餘氣也頭屬胃胃之絡脉
行於右故見諸證不必治衄惟宜養肝滋胃土用白
芍山藥扁豆甘草四劑而愈甲子冬余每曰大便後
則由肛門達於尻骨痠痛不可耐得飯乃已翁曰此
水氣也水氣傷腎陽腎陽虛而脾氣下乘故脹於便

後得食少緩者陽氣足而能攝也此水氣非附子不能祛非多服不能效乃以鹿角膠熟地黃枸杞兔絲子山茱萸山藥當歸合附子服之始服小便夜多而汗且瀉翁曰此水氣外泄也何疑之翁治病多用白朮至此獨以朮爲戒他醫以白朮合鹿角霜鹿角膠破故紙服之則汗歛而痛復劇仍服翁藥三十劑而愈而族人之白謂能醫者忌翁甚每向余短之余復惑於其言歲乙丑六月余幼孫病竟爲此族人誤藥致死越一月余子廷琥病每巳午未三時則頭面熱如火蒸兩肺俞穴煩擾不可耐氣促神躁不大便惡

水不飲溲短而黃翁始以暑治之不應溫以薑朮不
應面有紅迹似疹日益見時閏六月二十五日翁清
晨至曰君之孫已爲醫誤此子所關甚重然病情隱
曲今終夜思之前此非所治也當由心陰傷而心陽
上越姑試以甘溫署甘草大棗等令服未服而身亦
有疹大如戒豆色且紫他醫議用快斑發疹之劑翁
又至曰脉弦微而不渴何敢用涼藥且未有疹出而
躁若此者是時躁甚坐卧行立皆不寧翁曰試以前
藥服之服已而躁定翁曰未也俟之良久果又躁且
呼手足不仁臍下亦不仁漸及於胃腕間翁曰急矣

吾今日必愈此疾乃去急治藥促煎之跣足袒衣自
調其水火診脉凡七八次藥熟又診脉久之自持藥
令服曰是矣服之必愈時正躁急持其母手而呼藥
既入遂能卧而諸苦頓失面上之疹悉沒惟熱蒸尚
存翁曰腎氣虛虛則寒昨所服者真武湯也氣分之
寒消而血分之寒未去宜溫血服炮薑當歸山萸熟
地黃甘草入口遂酣睡蒸熱悉除越三日便膿血或
曰熱藥所致翁聞之急至曰非癖也少陰之寒升於
厥陰用理中湯加吳茱萸服十劑膿血自止服之果
然余於此始恍然於忌之謗之者真爲庸醫而翁之

醫真能神也方廷琥之服真武湯而勢始定其妻忽
大呼遍體麻木不知人腹中胎上逼喘促欲笑或曰
宜投紫蘇飲時三鼓翁方去聞此復至診良久曰非
子懸也病得之悲傷驚恐氣血虛且亂治其虛則胎
卽安署熟地黃白朮炙甘草當歸重其劑投之而胎
果定是日也非翁力則兒與婦皆危矣翁神於醫而
其拯人之急不畏勞煩不恤人言尤當於道誼學問
中求之余嘗南遊吳越北及燕齊見醫者多矣持一
藥曰服之必熟睡曰藥入口痛必平曰服之必愈危
急在旦夕而爭命於須臾轉移之機其應如響翁之

外有幾人能乎哉吾友汪叔震述江漪堂侍讀之言曰此翁老後不可復得惜市人無知之者余與唐竹虛孝廉論醫於京師竹虛亦稱翁不已昔元好問述李東垣之醫宋濂述戴原禮之醫皆仿史遷之述倉公也翁之可述者多矣謹錄爲余家治效者於右其得諸傳聞者異其辭

李翁醫記下

江都焦循校

黃解元承吉之叔父病傷寒有葉生者治以薑朮加
煩減將服附子翁診曰胃熱歛於脾故減耳更溫則
脾爛矣服大黃生服附子死葉不能爭投以大承氣
兩目珠戴入於腦翁曰熱縱也又下之目珠出而頸
更頭不能直翁曰熱遁於足太陽加滑石甘草下之
愈葉生乃服

江鶴亭之弟心培病傷寒煩甚服清涼之品未已醫
議下翁診曰病爲格陽服附子生服大黃死服附子



狂走目眚溢血他醫悉謗翁翁曰寒競也力任其治
倍附子加人參服之愈

余門人吳瀾之叔母七月病寒熱服薑而昏不知人
一醫投大黃一醫投附子昏益深諸醫皆曰脉無根
中死法翁診之獨曰不中死法脉弦而緩非無根病
得之暑傷手少陰心用大黃附子皆死用散藥生令
服鮮紫蘇汁卽能言索飲食他醫明日診之皆曰脉
有根不中死法

郡中一人病腹痛似小陰證醫以薑附溫之益燥擾
不能寐延翁視之翁曰此非薑附證若得數百年石

灰投之當立起適坐客有從大同來者篋中蓄此物
言得之長城土中卽煎一錢與之果定更一服下盡
數百頭而愈知者少陰脉必虛細今乍大乍小而有
力唇且紅色不定非寒乃蟲也得溫愈擾故以灰殺
之

周小濂病牙齦潰爛久不愈醫莫能治延翁翁適衣
破衣周睨之翁既診不署方而行周怪問故翁曰此
病非吾藥莫能治然君睨吾輕我也雖立方必不服
何方爲周謝之翁曰此病非吾藥莫能治然君輕我
必不服吾藥不服吾藥則必死請屏諸醫吾獨任其



治不愈甘受罰乃用人參二錢附子三錢服五十劑而愈

李艾堂痛疝醫溫之不應翁診曰陰壅也用半夏湯通之愈明年病腹痛翁適赴河帥召客淮上他醫以爲濕治以茵陳病益劇將死矣翁歸急視之令服防風粥已而下白糞如銀病頓已李遂名其屋爲防風館

趙仰葵習於醫母病腹痛不敢自治卜之曰三日死翁診之曰三日愈病得之陽氣陷於陰以吳茱萸人參治之已趙謝之翁又診曰未也脉有燥氣日午必